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

第九回 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皈穆王

掌簿判官將善惡簿子呈上御覽。行者看罷，便叫：「判官，為何簿上沒有那秦檜的名字？」判官稟：「爺，秦檜罪大惡極，小判不敢混入眾鬼叢中，把他另寫一冊，夾在簿子底下。」行者果然翻出一張《秦檜惡記》，從頭看去：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；撻懶攻山陽，檜遂首建和議。撻懶縱之使歸，遂與王氏俱歸。

行者道：「秦檜，你做了王臣，不思個出身揚名，通著金人，是何道理？」秦檜道：「這是金人弄說，與檜全沒相干。」行者便叫一個銀面玉牙判使，取求奸水鑑過來。鑑中分明見一秦檜，拜著金主，口稱「萬歲」。金主附耳，檜點頭；檜亦附耳，金主微笑。臨行，金主又附耳，檜叫：「不消說，不消說！」

行者大怒道：「秦檜！你見鑑中的秦檜麼？」秦檜道：「爺爺，鑑中秦檜卻不知鑑外秦檜之苦！」行者道：「如今他也知苦快了！」叫：「鐵面鬼用通身荊棘刑！」一百五□名鐵面鬼即時應聲，取出六百萬隻繡花針，把秦檜遍身刺到。

又讀下去：

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，檜包藏禍心，唯待宰相到身。

行者仰天大笑道：「宰相到身，要待他怎麼？」高總判稟：「爺，如今天下有兩樣待宰相的：一樣是吃飯穿衣娛妻弄子的臭人，他待宰相到身，以為華藻自身之地、以為驚耀鄉里之地；以為奴僕詐人之地；一樣是賣國傾朝，謹具平天冠，奉申白玉璽，他待宰相到身，以為攬政事之地、以為制天子之地；以為恣刑賞之地。秦檜是後邊一樣。」

行者便叫：「小鬼掌嘴！」一班赤心赤髮鬼，一齊擁住秦檜，已時候掌到未時候，還不肯住。行者倒叫：「赤心鬼！不必如此，後邊正好打哩！」

又讀下去：

八月，拜右僕射；九月，呂頤浩再相，檜同秉政。檜風其黨，建言內修外攘，出頤浩於鎮江。上嘗謂直學士綦崇禮曰：「檜欲以河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。若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，朕北人，將安歸乎？」

行者道：「宋皇帝也是真話。到了這個時節，布衣山谷今日聞羽書、明日見廟報，那個不有青肝碧血之心？你的三公爵、萬石侯是誰的？五花綬、六柳門是誰的？千文院、百銷錦是誰的？（並出《龍津雜紀》）不想上報國恩，一味伏奸包毒，使九重天子不能保一尺的棟梁，還是忠呢？還是奸！」秦檜道：「檜雖愚劣，原有安保君王、宴寧天室之意。『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』，此是一時戲話。爺爺，不作準也罷了！」

行者道：「這個不是戲的！」叫：「抬小刀山過來！」兩個蓬頭猛鬼抬出小刀山，把一個秦檜血淋淋拖將上去。行者道：「此是一時耍子。秦丞相，你不作準也罷了。」說罷大笑。

又看下去：

八年拜右僕射。金使議和，與王倫俱至，檜與宰執共入見。檜獨留身，言：「臣僚畏首尾，不足與斷大事。若陛下決欲講和，乞專與臣議。」帝曰：「朕獨委卿。」檜曰：「願陛下更思三日。」

行者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要圖成和議，急如風火，卻如何等得這三日過呢？萬一那時有個廷臣，噴血為盟，結一忠臣丟命黨，你的事便壞了。」秦檜道：「爺爺，那時只有秦皇帝，那有趙皇帝？犯鬼有個朝臣腳本，時時藏在袖中。倘有朝廷不謹，反秦姓趙，那官兒的頭顱登時不見。爺爺，你道丟命忠臣，盤古氏到再混沌，也有得幾個。當日朝中，縱有個把忠臣，難道他自家與自家結黨？黨既不成，秦檜便安康受用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眼中看那宋天子殿上像個什麼來？」秦檜道：「當日犯鬼眼中，見殿上百官都是個螞蟻兒。」

行者叫：「白面鬼，把秦檜確成細粉，變成百萬螞蟻，以報那日廷臣之恨！」白面精靈鬼一百名得令，頃刻排上五丈長、一百丈闊一張碓子，把秦檜確成桃花紅粉水；水流地上，便成螞蟻微蟲，東趨西走。行者又叫：「吹噓王掌簿，吹轉秦檜真形！」便問秦檜：「如今還是百官是螞蟻？還是丞相是螞蟻？」秦檜面皮如土，一味哀號。

行者又道：「秦檜，你如今再說，你當日看宋天子像個什麼來？」秦檜道：「犯鬼立在朝班，看見五爪絲龍袍，是我篋中舊衣服；看見平天冠，是我破方巾；看見日月扇，是我芭蕉葉；看見金鑾殿，是我書房屋；看見禁宮門，是我臥榻房。若說起趙陛下時，但見一隻草色蜻蜓兒，團團轉的舞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也罷，我便勞你做做天子！」叫：「天煞部下，幽昭都尉，把秦檜滾滾油海裡洗浴；拆開兩脅，做成四翼，變作蜻蜓模樣！」

行者又叫吹轉真形，便問秦檜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這三日閑不過，怎麼樣消閑？」秦檜道：「秦檜那得工夫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做奸賊，不要殺西戎，退北虜；不要立綱常，正名分，有甚沒工夫呢？」秦檜道：「爺爺，我三日裡看官忙，看著心姓秦的，便把銀硃紅點著名姓上；點大的，大姓秦，點小的，小姓秦。大姓秦的，後日封官大些；小姓秦的，後日封官時節，小小兒吃虧。又有一種不姓秦又姓秦、不姓趙又姓趙的，空著，後日竟行斥逐罷了。撞著稍稍心姓趙的，卻把濃墨塗圈，圈大罪大，圈小罪小，或減滿門、或罪妻孥、或夷三黨、或誅九族，憑著秦檜方寸兒。」

行者大怒，高叫：「張、鄧兩兄！張、鄧兩兄！你為何不早早打死他，放他在世界之內，幹出這樣勾當！也罷！鄧公不用霹靂，還有孫公霹靂！」便叫：「一萬名擬雷公鬼使！各執鐵鞭一個，打得秦檜無影無蹤！」行者又叫判官吹轉真形。

卻把冊子再看：

三日過了，復留身，秦事如故，帝意已動矣。檜猶恐其變也，曰：「望陛下更思三日。」又三日，和議乃決。

行者道：「你這三日怎麼閑得過？」秦檜道：「犯鬼三日也沒得閑。吾入朝時，見宋陛下和意已決，甜蜜蜜的事體做得成了。出得朝門，隨即擺上家宴，在銅鳥樓中為滅宋扶金、興秦立業之賀，大醉一日。次日，家中大宴；心姓秦的官兒，當日便奏著金人樂，弄個『飛花刀兒舞』，並不用宋家半件東西，說宋家半個字眼，又大醉一日。第三日，獨坐掃忠書室，大笑一日，到晚上又醉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三日倒有些酒趣。今日還有幾杯美酒，奉獻丞相！」便叫：「二百名鑽子鬼！扛出一壇人膿水，灌入秦檜口中！」行者仰天大笑，道：「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下，被秦檜快快活活兒送了！」秦檜道：「今日這個人膿酒忒不快活！咳！爺爺，後邊做秦檜的也多，現今做秦檜的也不少，只管叫秦檜獨受苦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誰叫你做現今秦檜的師長，後邊秦檜的規模！」登時又叫：「金爪精鬼！取鋸子過來，縛定秦檜，解成萬片！」旁邊吹噓判官慌忙吹轉。

行者又看冊子：

和議已決，秦檜挾金人以自重。

行者又叫：「秦檜，你挾金人的時節，有幾百斤重呢？」秦檜道：「我挾金人卻如鐵打泰山一般重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知泰山幾斤？」秦檜道：「約來有千萬斤。」

行者道：「約來的數不確。你自家等分厘看！」叫：「五千名銅骨鬼使！抬出一座鐵泰山，壓在秦檜背上！」一個時辰，推開看看，只見一枚秦檜變成泥屑。行者又叫吹轉，再動問他。

又看冊子：

諸將所向奏捷，而檜力主班師。九月，詔還諸路將軍。

行者便問：「那諸將飛馬還朝的、步行還朝的呢？」判官稟：「爺，這個自然飛馬回來的。」行者便叫變動判官，立時把秦檜變作一匹花蛟馬。數百惡鬼，騎的騎，打的打。半個時辰，行者方叫吹轉原身。

又看冊子後邊云：

一日奉□二金牌，令岳飛班師。飛既歸，所得州縣，尋復失之。飛力請假兵柄，不許；兀朮遺檜書，檜以為然。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，風高劾飛；又諭張俊令劾王貴，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。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。初命何鑄鞫之，裝忽自裂，露出背上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深入膚理。既而閱實無左驗，鑄明其無辜。改命萬俟卨。高入臺月餘，獄遂上。於是飛以眾證坐死，時年三□九。

行者便叫：「秦檜，岳將軍的事如何？」說聲未罷，只見階下有一百個秦檜伏在地上，哀哀痛哭。行者便叫：「秦檜，你一個身子也勾了宋家，那得一百個天下？」秦檜道：「爺爺，別的事還好，若說岳爺一件，犯鬼這裡，沒有許多皮肉受刑；問來時，沒有許多言語答應；一百個身子，犯鬼還嫌少哩！」

行者便吩咐：「各衙門判官，各人帶一個秦檜去勘問用刑！」登時，九□九個秦丞相到處分散。只聽得這邊叫：「岳爺的事，不干犯鬼！」那邊叫：「爺爺臺下！饒犯鬼一板，也是好的。」行者心中快暢，便對案前判使道：「想是這件事情，原沒處說起刑法的了？」曹判使不敢回言，只將手中冊本呈上御覽。行者展開一看，原來是各殿舊案卷。第一張案上寫著：

本殿嚴：秦檜秉青蠅之性，構赤族之誅；岳爺存白雪之操，壯黃旗之烈。檜名「愚賊」，飛曰「精忠」.....

行者道：「這些通是寬話，『愚』字也說不倒秦檜。」第二張案：

本殿黎：秦檜彌綸，楚騷悱惻.....

行者道：「可笑！那秦檜的惡端說不盡，還有閑工夫去鍊句？正所謂『文章之士，難以決獄』。不消看完了！」便展第三張案：

本殿唐：吊岳將軍詩——誰將「三字獄」，墮此萬里城？北望真堪淚，南枝空自縈。國隨身共盡，相與虜俱生。落日松風起，猶聞劍戟鳴。

行者道：「這個詩兒倒說得斬釘截鐵。」便叫：「秦檜，唐爺的詩句上『相與虜俱生』那五個字，也是『五字獄』了，拿來配你這『三字獄』，何如？我如今也不管你什麼『三字獄』，也不用唐爺的『五字獄』，自家有個『一字獄』！」判官稟：「爺，為何叫做『一字獄』？」行者道：「刷！」

登時著一百名蓬頭鬼扛出火灶，鑄起□二面金牌。簾外擂鼓一通，趨出無數青面獠牙鬼，擁住秦檜，先刷一個「魚鱗樣」，一片一片刷來，一齊投入火灶。魚鱗刷畢，行者便叫：「正簿判官，銷第一張金牌！」判官銷罷，高聲稟：「爺，召岳將軍第一張金牌銷！」擂鼓一通。左邊跳出赤身惡使，各各持刀來刷秦檜，刷一個「冰紋樣」。行者又叫：「正簿判官，銷了第二張金牌！」判官如命，高聲稟：「爺，召岳將軍第二張金牌銷！」擂鼓一通。東邊又走出□名無目無口血面朱紅鬼，也各持刀來刷，刷一個「雪花樣」。判官銷牌訖，高聲稟：「爺，召岳將軍第三張金牌銷。」擂鼓一通。

忽然頭門上又擂起鼓來，一個魚衣小鬼捧著一大紅帖兒呈上；行者扯開便看，帖上寫著五個字：

宋將軍飛拜。

曹判官見了，登時送一冊歷代臣子案卷。行者又細覽一遍，把岳飛事實切記在心頭。門上又擊鼓，簾外吹起金笳，大吹大擂了半個時辰；一員將軍走到面前。行者慌忙起下正殿，側著身子打一拱，道：「將軍請！」到了階上，又打一深拱。剛剛進得簾內，好行者，納頭便拜，口稱：「岳師父，弟子一生有兩個師父：第一個是祖師，第二個是唐僧；今日得見將軍，是我第三個師父，湊成三教全身。」岳將軍謙謙不已。行者那裡聽他，一味是拜，便叫：「岳師父，弟子今日有杯血酒替師父開懷。」岳將軍道：「多謝徒弟，只恐我吃不下。」

行者當時密寫一封書，叫：「送書的小鬼哪裡？」一班牛頭虎角齊齊跪上，稟：「爺，有何吩咐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要你們上天。」牛頭稟：「爺，我一干沉淪惡鬼，哪能夠上天？」行者道：「只是你沒個上天法兒，上天也不是難事。」把片紙頭變作祥雲，將書付與牛頭。忽然想著：「前日天門緊閉，不知今日開也不開？」便叫：「牛頭，你隨著祥雲而走，倘或天門閉上，你逕說幽冥文書送到兜率宮中去的。」

行者打發牛頭罷了，又叫：「岳師父！弟子歡喜無限，替你續成個偈子。」岳將軍道：「徒弟，我連年馬上，不曾看一句佛書，不曾說一句禪話，有何偈子可續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且聽我續來：

有君盡忠，為臣報國（兩句係岳將軍語）；個個天王，人人是佛。」

行者方纔念罷，只見牛頭鬼捧著回書，頭上又頂一紫金葫蘆，突然落在階前。行者便問：「天門閉麼？」牛頭稟：「爺，天門大開。」呈上老君回書，云：

玉帝大樂，為大聖勸秦檜字字真、棒棒切也。金葫蘆奉上，單忌金鐵鑽子。望大聖留心。至於鑿天一事，其說甚長，面時再悉。

行者看罷，大笑道：「老孫當初在蓮花洞裡，原不該鑽壞了他的寶貝，這個老頭兒今日反來尖酸我了。」便對岳將軍打一拱，道：「師父，你且坐一回，等徒弟整備血酒來。」

（問秦檜，是孫行者一時極暢快之事；是《西遊補》一部極暢快之文。）